



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



扫二维码 看科学网



扫二维码 大学视界

哪有蜜蜂盯着一朵花采蜜的道理?同理,一名大学生的学习也不应该局限在一所高校。

不久前,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和河北省教育厅共同发布了《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强调京津冀三地将深化高校联盟建设,在联盟平台上探索培养方案互通、开展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教师互聘、学生交流和短期访学。

这也意味着三地大学生可以像蜜蜂采蜜一样,在京津冀高校这座“大花园”里相互选修课程,并且承认学分,“一张录取通知书,可上N所高校”,不至于因一校优质课程资源不足,就饿死在一朵花中。

显然这是学分互认的理想状态。那么,现实中真的好实现吗?

传统模式面临新问题

位于北京城西部的学院路,长不过两三公里,但在它的两侧和周边,聚集了10多所高校。其中多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行业性大学,特色学科鲜明,但学科门类不够齐全。

1999年,沿线的13所高校联合成立北京学院路地区高校教学共同体(以下简称学院路共同体),旨在实现教育教学资源共享。跨校选修、互认学分,成为迅速打开办学局面的突破口。

20年过去,学生穿梭各校上课的场景犹在,只是随着一些成员高校在郊区设立分校,学生往返路途遥远,半天课程要耽误将近一天的时间,是否继续选学院路共同体的课程,成为他们心中的疑惑。

“课程要多吸引人,才值得学生选啊。”一位在学院路共同体任教的教师感慨道,加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已不似当年,不少学生本校的课程都不选了,怎么可能跑那么远去选其他高校的课程?而开课教师的报酬又与选课人数直接挂钩,学生少了,久而久之,一些课程也退出了开课名单。

选修课如斯,辅修专业也遇到了坎坷。

北京某高校本科生韩政告诉《中国科学报》:“比起大量开设的选修课,我们更想选其他高校的王牌课程,最好是专业课,毕业的时候能以拿该校专业的双学位。这样所交的学费才更物有所值。”

其实,学院路共同体开设的辅修专业在最初之时颇有亮点。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家专业目录没有的新专业,如“总部运行及管理”“会展经济及管理”等。只不过随着时光流转,记者在官网上看见,2019年辅修专业只有金融学、法学、英语三个相对大众的专业。

当然,学院路共同体并不代表联盟制学分互认的所有模式。

多年来,我国高校形成了不少学分互认的特色联盟。比如,跨校跨学科辅修第二学位的武汉地区七校联合办学、上海市西南片高校联合办学,被称为“中国式慕课”的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跨校交换学习的C9联盟,以及以学科为主打成立的“双一流”建设联盟。

隆冬时节的上海并不像北方那样寒冷,但不光光秃秃的树木仍然昭示着这个季节的肃杀,时而飘洒的小雨也带来丝丝凉意。不过,这并不影响行走于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的人们在东门旁的橱窗驻足。因为橱窗内外的情景恰恰相得益彰,共同勾勒出一幅令人流连的江南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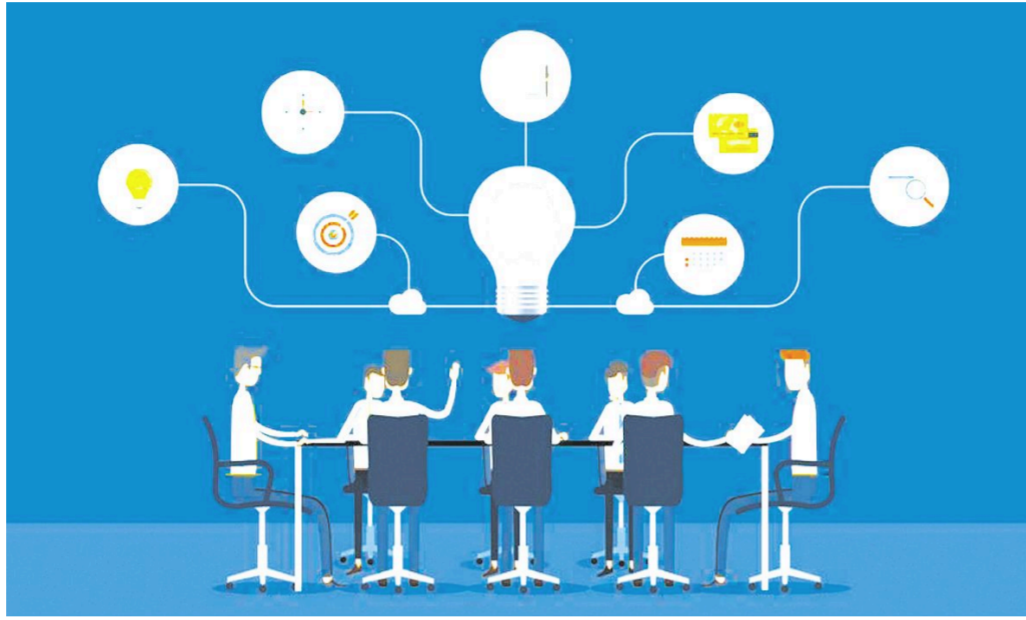
这里展示的有白描的高山流水,有写意的灰瓦白墙,还有更多超现实的艺术表达,共同组成一卷意境颇丰的《山水绘》。这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016级景观专业“艺术造型—3”课程中的部分学生作品。他们能够创作出这些作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艺术造型(美术)教学改革试验。

那么,该专业为什么会启动这样一个教学改革试验?对于艺术教学而言,它又意味着什么?

溯源:场景虽真实却无美的意境

多年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阴佳、副教授吴刚一直都在思考:如何在没有艺术造型基础的学生中开展艺术教学?如何才能提升其想象力、创造力?如何依据当代艺术发展的脉络拓展来进行艺术教学?

之所以会有这些想法,是因为他们看过很多大三、大四学生的园林设



学分互认 何时捅破“天花板”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学分互认难表面上看是制度衔接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人才培养规格、课程标准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任何一个层次的院校标准建设都不太完善的情况下,认定、转换某一课程的学分并没有太多依据。

没有想象中简单

随着教育部推进“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中国高校将与沿线国家实现学分互认。学分互认的问题只会更复杂,这在跨国交换学习中已有显现。“我们去跨国交换一学期或一学年的同学,基本上视同放弃保研。”韩政说,保研看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而通常大一、大二的公共基础课国外修不到,跨国交换多是大三及以后的行为。

韩政告诉《中国科学报》,因为有一年的课程不同、教师打分标准也不同,学校考虑如果混到一起算成绩排名,对未参加跨国交换的学生来说并不公平,因此,在操作上分外谨慎。

比如,国外高校的一些课程,课程名与国内高校稍有不同,学生就要去教务处解释,不仅要提供课程大纲,还要“磨半天嘴皮子”。能说明,就允许算学分;说不通,就不能算作学分,还得重新选课补齐学分,或把国外高校的专业课视作本校选修课对待,录入成绩。

跨国交换固然很有吸引力,但保研对学生发展更实际,“舍鱼而取熊掌”往往让大学生不得不作出“牺牲”。

近年来,高校虽然出台了学分互认的政策,但有时候一些细节未处理到位,也影响了制度的效果。

曾经某高校学生来北京大学参加暑期学校,校方的本意是鼓励学生在北京大学积极融入,但学生来过一次之后就不愿意再来了。细查之下才得知,来交换的学生在本校都是优秀学生,但在北京大学参加考试,因评分标准不同,成绩比较低,而回去后该校并没有考量大学的考试难度,给他们的成绩作相应提升等。较低的分教影响了学生的保研和奖学金,其他的学生就不愿意再来了。

诸如美国高校的学分互认,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学生转专业、转学的需要。比如,本州社区大学、研究型大学通过协议达成了学分互认,专科期间所修课程,在本科期间可以免修。社区学院可以借此吸引生源,这一点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较大。而我国尚未打通这条道路,学生选读互认学分课程动力何在?

那么,如何用课程来吸引学生?侯定凯指出,联盟内公选课遭遇的尴尬,也是当下通识课遭遇的尴尬。学生从功利角度考虑,导致选课的动力更弱。而专业课是各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高校在联盟内开课也会更加谨慎。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进行学科评估时,可以把该学科是否对于相邻高校、其他领域人才有贡献,纳入考核指标。”侯定凯建议。学科评估目前主要针对本校人才培养。但实际上,

恐怕即便完全实现联盟内的学分互认,国内高校的动力依然不足。“一个联盟内,既然高校层次、类型、专业标准差异不大,为什么要去做互认?”这也是我国部分高校着手学分互认改革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那么,如何用课程来吸引学生?侯定凯指出,联盟内公选课遭遇的尴尬,也是当下通识课遭遇的尴尬。学生从功利角度考虑,导致选课的动力更弱。而专业课是各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高校在联盟内开课也会更加谨慎。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进行学科评估时,可以把该学科是否对于相邻高校、其他领域人才有贡献,纳入考核指标。”侯定凯建议。学科评估目前主要针对本校人才培养。但实际上,

恐怕即便完全实现联盟内的学分互认,国内高校的动力依然不足。“一个联盟内,既然高校层次、类型、专业标准差异不大,为什么要去做互认?”这也是我国部分高校着手学分互认改革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那么,如何用课程来吸引学生?侯定凯指出,联盟内公选课遭遇的尴尬,也是当下通识课遭遇的尴尬。学生从功利角度考虑,导致选课的动力更弱。而专业课是各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高校在联盟内开课也会更加谨慎。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进行学科评估时,可以把该学科是否对于相邻高校、其他领域人才有贡献,纳入考核指标。”侯定凯建议。学科评估目前主要针对本校人才培养。但实际上,

恐怕即便完全实现联盟内的学分互认,国内高校的动力依然不足。“一个联盟内,既然高校层次、类型、专业标准差异不大,为什么要去做互认?”这也是我国部分高校着手学分互认改革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那么,如何用课程来吸引学生?侯定凯指出,联盟内公选课遭遇的尴尬,也是当下通识课遭遇的尴尬。学生从功利角度考虑,导致选课的动力更弱。而专业课是各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高校在联盟内开课也会更加谨慎。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进行学科评估时,可以把该学科是否对于相邻高校、其他领域人才有贡献,纳入考核指标。”侯定凯建议。学科评估目前主要针对本校人才培养。但实际上,

恐怕即便完全实现联盟内的学分互认,国内高校的动力依然不足。“一个联盟内,既然高校层次、类型、专业标准差异不大,为什么要去做互认?”这也是我国部分高校着手学分互认改革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那么,如何用课程来吸引学生?侯定凯指出,联盟内公选课遭遇的尴尬,也是当下通识课遭遇的尴尬。学生从功利角度考虑,导致选课的动力更弱。而专业课是各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高校在联盟内开课也会更加谨慎。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进行学科评估时,可以把该学科是否对于相邻高校、其他领域人才有贡献,纳入考核指标。”侯定凯建议。学科评估目前主要针对本校人才培养。但实际上,

恐怕即便完全实现联盟内的学分互认,国内高校的动力依然不足。“一个联盟内,既然高校层次、类型、专业标准差异不大,为什么要去做互认?”这也是我国部分高校着手学分互认改革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那么,如何用课程来吸引学生?侯定凯指出,联盟内公选课遭遇的尴尬,也是当下通识课遭遇的尴尬。学生从功利角度考虑,导致选课的动力更弱。而专业课是各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高校在联盟内开课也会更加谨慎。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进行学科评估时,可以把该学科是否对于相邻高校、其他领域人才有贡献,纳入考核指标。”侯定凯建议。学科评估目前主要针对本校人才培养。但实际上,

恐怕即便完全实现联盟内的学分互认,国内高校的动力依然不足。“一个联盟内,既然高校层次、类型、专业标准差异不大,为什么要去做互认?”这也是我国部分高校着手学分互认改革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那么,如何用课程来吸引学生?侯定凯指出,联盟内公选课遭遇的尴尬,也是当下通识课遭遇的尴尬。学生从功利角度考虑,导致选课的动力更弱。而专业课是各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高校在联盟内开课也会更加谨慎。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进行学科评估时,可以把该学科是否对于相邻高校、其他领域人才有贡献,纳入考核指标。”侯定凯建议。学科评估目前主要针对本校人才培养。但实际上,

恐怕即便完全实现联盟内的学分互认,国内高校的动力依然不足。“一个联盟内,既然高校层次、类型、专业标准差异不大,为什么要去做互认?”这也是我国部分高校着手学分互认改革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那么,如何用课程来吸引学生?侯定凯指出,联盟内公选课遭遇的尴尬,也是当下通识课遭遇的尴尬。学生从功利角度考虑,导致选课的动力更弱。而专业课是各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高校在联盟内开课也会更加谨慎。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进行学科评估时,可以把该学科是否对于相邻高校、其他领域人才有贡献,纳入考核指标。”侯定凯建议。学科评估目前主要针对本校人才培养。但实际上,

恐怕即便完全实现联盟内的学分互认,国内高校的动力依然不足。“一个联盟内,既然高校层次、类型、专业标准差异不大,为什么要去做互认?”这也是我国部分高校着手学分互认改革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那么,如何用课程来吸引学生?侯定凯指出,联盟内公选课遭遇的尴尬,也是当下通识课遭遇的尴尬。学生从功利角度考虑,导致选课的动力更弱。而专业课是各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高校在联盟内开课也会更加谨慎。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进行学科评估时,可以把该学科是否对于相邻高校、其他领域人才有贡献,纳入考核指标。”侯定凯建议。学科评估目前主要针对本校人才培养。但实际上,

恐怕即便完全实现联盟内的学分互认,国内高校的动力依然不足。“一个联盟内,既然高校层次、类型、专业标准差异不大,为什么要去做互认?”这也是我国部分高校着手学分互认改革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那么,如何用课程来吸引学生?侯定凯指出,联盟内公选课遭遇的尴尬,也是当下通识课遭遇的尴尬。学生从功利角度考虑,导致选课的动力更弱。而专业课是各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高校在联盟内开课也会更加谨慎。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进行学科评估时,可以把该学科是否对于相邻高校、其他领域人才有贡献,纳入考核指标。”侯定凯建议。学科评估目前主要针对本校人才培养。但实际上,

恐怕即便完全实现联盟内的学分互认,国内高校的动力依然不足。“一个联盟内,既然高校层次、类型、专业标准差异不大,为什么要去做互认?”这也是我国部分高校着手学分互认改革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那么,如何用课程来吸引学生?侯定凯指出,联盟内公选课遭遇的尴尬,也是当下通识课遭遇的尴尬。学生从功利角度考虑,导致选课的动力更弱。而专业课是各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高校在联盟内开课也会更加谨慎。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进行学科评估时,可以把该学科是否对于相邻高校、其他领域人才有贡献,纳入考核指标。”侯定凯建议。学科评估目前主要针对本校人才培养。但实际上,

恐怕即便完全实现联盟内的学分互认,国内高校的动力依然不足。“一个联盟内,既然高校层次、类型、专业标准差异不大,为什么要去做互认?”这也是我国部分高校着手学分互认改革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那么,如何用课程来吸引学生?侯定凯指出,联盟内公选课遭遇的尴尬,也是当下通识课遭遇的尴尬。学生从功利角度考虑,导致选课的动力更弱。而专业课是各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高校在联盟内开课也会更加谨慎。

学分互认背后体现的是开放的办学思想,如果有了评估指标的引导,高校面向更多学校进行人才培养,就可以作灵活的调整。

此外,学分互认制度背后还需要更加精细的制度设计。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研究院教授卢晓东指出,公共财政经费虽然不必分担辅修/双学位、第二学士学位、慕课、暑期学校等课程成本,但如果大学建立了按照学分收费的系统,学生在其他高校选修了课程,本校就不应该收取相应课程的学费,或是即使预先收了这份学费,之后也要退还给学生。而目前,高校“只收不退”的情况并未改变,这也是学分制未来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

“制度本身非常好,或许太好了,以至于超前了。大家的思维方式、政策配套都好像有点脱节,一开始想法很好,在落实时虎头蛇尾。”侯定凯说。

国家层面缺少标准

学分互认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即便在国外,不同层次的高校也存在人文、通识课程的学分更容易被互认,而技能类的课程相对难互认的情况。

侯定凯指出,学分互认难表面上看是制度衔接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人才培养规格、课程标准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任何一个层次的院校标准建设都不太完善的情况下,认定、转换某一课程的学分并没有太多依据。简单地说,在一般人看来,同一专业“985工程”高校比职业院校好,其实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他看来,缺少难以服众的人才培养标准,校外办学制度的衔接就会遭遇障碍。因为灵活性的前提是规范,没有规范谈不上灵活性。这也就呼唤国家层面的标准尽快出台。

“我国还没有在国家层面确定学分的基本定义,这是一大缺憾。”卢晓东说,以上各联盟虽然开启了学分互认的基本阶段,但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系统,凸显当下在教育部框架下确定高校学分基本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否则,校际之间,尤其是跨国校际之间通过谈判形成协议,承认起来要颇费一番周折。

国际上比较典型的是欧洲学分转换与累积系统(ECTS),采用学分、课业负荷量、等级三个要素,确保学分在不同机构间转换,并且可累积,在高等教育领域设计一套相对简化、可比较的资格框架体系,用以学分互认时参照执行。

在国内,国家开放大学打造的资历框架联盟,其基本工作就是对学分量的体认,提出了适应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制度模式、技术路径、工具方法以及应用模式,给我国未来的学分制建设带来曙光。

“针对特定行业的人才培养,尤其是专业性强的人才培养,应尽量制定国家层面的认证标准,以便于各校确定自身的层次、质量标准。”侯定凯补充道,如此这般,跨校学分互认才有公认的标准,后续校际如何去跨越层次、标准,才有相互协商的切入点。

思考:艺术教育关注未来

说到两年多的教学改革试验所带来的收获,同济大学景观专业大三学生欧阳燕菁对一次作业印象颇为深刻。“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在学院四个建造年代各不相同的教学楼中去探索、发现,通过提取某个具有共性的要素进行再创作,从而形成一幅抽象画,但这幅抽象画必须要吻合学院的精神特征。”她说,这并不是对某栋教学楼或学院某个角落的现场局部写生,也不是为了掌握一种技术,而是让学生由非常有价值的创作思路,而这恰恰是其他专业的教学所无法给予的。

尽管如此,如果仅从量化评价角度来讲,还真说不出目前这届学生当下有何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有一点阴佳非常肯定,就是这个教学改革试验一定会让学生受益终身。

在阴佳和吴刚看来,艺术教育关注的并非当下,而是在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嵌入艺术基因,可能在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久才会展现其作用。艺术学习不是为了掌握一种技术,而是让学生由衷地喜欢,因为喜欢就会有兴趣并持久投入,这将对学习者产生终身影响。通识教育,而改变视角则会获得全新的观点。

正如阴佳所说,艺术学习的核心是善于创造,学会创意比懂得表现更重要,创意的发现需要学会不断地改变视角,而改变视角则会获得全新的观点。

中国大学评论



姜秀娣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管理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国内外学术不端事件频出。当然从客观上说,任何组织或团体都不能保证自己内部不会出现学术不端问题。但如何处置学术不端事件,却反映出学术机构对学术不端的态度以及学术不端问题的现实状况。

2018年11月,哈佛大学下属医学中心主动举报并要求撤下某知名教授31篇稿件,同时认罪1000万美元。同年12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董事会投票通过解雇该校某副教授,理由是在申请联邦经费的研究中造假,校方还向一些资助其的研究机构退还了35.5万元经费。两校的做法均令人佩服。

反观我国,学术机构内部成员的学术不端问题几乎都是由外部“捅出”。许多学术不端问题不是机构领导不知情或无人举报,而是领导“睁眼闭眼”任其发展的“纵容”行为。科学网微信公众号曾就哈佛“撤稿门”事件对学术不端问题展开过网上调查,3000多位投票者中,超九成认为哈佛大学的处理“做法合理,而对国内机构处置学术不端事件,投票者最不满意的的地方是”处置不积极、过程不透明、结果不清楚”。

纵容学术不端成为了有些机构群体默认的规则。在个体或团体通过学术不端行为获得丰厚“回报”的示范效应面前,原本谨慎的利益相关者也会动心并加入到学术不端者队伍之列,而群体中的反对者则会受到孤立甚至受到威胁。纵容学术不端之风一旦形成气候,除非有外力介入,一般难以打破。这种带有组织纵容性质的学术不端问题,既是国内学术不端呈现的一种现象,也是学术“打假”成效不很明显的根源。

惩治学术不端,首先要抓住“纵容学术不端”这个主要矛盾,以下几点有待明确:

首先,纵容学术不端会直接危害国家的科研信誉。如果学术机构内部的学术不端问题,要靠外部媒体和网络“穷追猛打”来监督,那么,谁还会相信学术机构内部的“干净”?学术不端问题,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纵容更可怕,这会使得国内外对所有中国产出的科技研究成果抱有偏见或排斥态度,损害全体中国学者、科研工作者的正当利益。

其次,纵容学术不端本质上是学术组织对学术资源的“掠夺”。学术机构的纵容行为,其背后的“利益链”逻辑十分明显:学术单位靠着虚假的科研成果,就能把论文指标、人才指标、课题指标、专利指标等做上去,而这些行为最终与政府管理部门对教育科研单位的评价和资源配置息息相关。说到底,纵容学术不端,就是冲着不当得利而去的。

第三,纵容学术不端将严重影响国家科技经济的竞争实力。“汉芯一号”造假事件震惊国内外,造假者将国外芯片加上自己的LOGO,就变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如此粗劣的造假手法,何以三年未被揭露?甚至此后类似“换壳自主创新”事件依旧出现。这也将严重误导国家对科技实力的自我评估和科技发展策略,使国人因为盲目陶醉而错失赶超世界一流的最佳时机。

学术机构纵容学术不端,深层原因在于利益驱使。学术机构唯利是图,极大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在惩治学术不端的问题上,我们首先要确立学术机构是第一责任主体的职责。同时,由于科研成果涉及高深学问和专业性,政府和社会大众难以辨别和判断学术不端问题。所以,处置学术不端问题,主客观上都有赖于学术机构的首先自主问责。而且,学术不端问题倚仗领导的庇护和组织的土壤,还可能演化成果利益关系极其复杂、恶性程度极高的学术腐败问题。

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大学术评价与管理中的“去行政化”力度。国家要引导建立学术共同体机制,在人才评价中树立科学人才观,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

2018年底,南京大学教授梁莹学术造假事件中,造假者梁莹在学术同行评价中地位不高,但其凭着“假冒伪劣”论文,却在现行学术评价管理体系中“如鱼得水”,拿下各种荣誉和头衔,这值得我们深思,也要求我们改革以行政为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机制,切断简单地以“帽子”“论文”数量来与学术机构经费投入挂钩的“利益链”。

最后,惩治学术不端,还需要我们对“纵容”学术不端的机构连带追责。首先应该从国家“双一流”建设单位入手。“双一流”建设单位的示范效应极强,如果这些机构出现“纵容”学术不端问题,说明此单位“德”不配位。所以一经查实,教育部要拿出“壮士断腕”的魄力,严肃惩处“零容忍”,以此塑造国家科研踏踏实实信用的国内外形象,创建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惩治学术不端,「纵容」是最大「敌人」

姜秀娣